臣類

八編類纂

四十五

加3
1717
77-45

1 加
1717
卷 77-45

大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八

左編

臣類

宋李綱 相臣 守成

初綱既建議料理河北河東適後宮降誕皇子綱奏上曰皇子降誕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雖不會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上嘉納

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
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
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
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
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
臣齎夏藥偏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
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
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
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亂書

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
出寨應招撫經制司募又擇武臣置沿河巡察使自
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
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
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今
日士怯兵弱而馬忠屢敗劒莫若徒之與張所協力
先復濬衛懷三州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
而眞定可復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秖數千人餘皆驅
吾民剃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
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成故綱之策

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綱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陝西人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換亦以綱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尤詳有未及者數人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靖康初綱薦於淵聖爲諫官後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怨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

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奸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憸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彦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效任責者有旨彦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秦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

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綱曰、淵聖委高
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
自頼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刼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
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
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
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
時開封府與留守缺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爲留守非
澤不可澤、淵東人、自爲小官、卓犖有氣節、靖康間知
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再犯河北、澤力
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
功多同列忌之、諉不得留府中、既除知襄陽府、綱到
行在、澤適至與語、哀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
故綱力薦之、曰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
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
澤至京師、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
師以挫賊鋒、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充代之、而以
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頻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
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待從卿監郎
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
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
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
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
綱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
以助兵費綱奏上曰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
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
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
賊再犯闕潰散逃亡不知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
之師集於都城側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
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

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備緩急朝廷乃一切
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
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今已散之
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遠
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計莫若
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驅擾
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强壯不能還業者甚
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
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於要害州
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夫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既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凡以善價買之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羸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召募自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攷刺創置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錢蓋爲陝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

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内
以備使今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
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
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
馬分爲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
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
還價值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目
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
委逐路提刑司總之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
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
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
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
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今莫若稍倣方
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
而訓練之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
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
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
寓方鎮之法許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
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

兵力衰單。遂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誡威震北方。李抱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剛利。乃籍戶三丁。擇一屬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成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勤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至於軍政。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

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伍中擇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衂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宜置

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贍恤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革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西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

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撿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勑榜通衢。後世徒見房琯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須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須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嘉佑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曾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淩波爲號

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齎空名告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乞降指揮條具缺數下諸路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陝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

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

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强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克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卜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綱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建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宜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閻

吳華傳附子

門宜贊舍人吳華者私結禁徼欲刼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所殺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濶略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綢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寄遣使臣賫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

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刼寨小衂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

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滑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處有敘號令嚴肅聞其後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虞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議論髁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劉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

上皆嘉納、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上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于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

益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
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
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
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
變而官敎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
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
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綱罷政皆不
果行初綱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
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
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
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
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
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
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
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
所言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
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
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庶都城可守而金賊可戰矣綱
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不是過也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楊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綱留之因具劄子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非距三都可遣救援艱議駐蹕自冬徂春雨河措畫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皐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儲峙糧草命運發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啓行、而潛善伯彦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秖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秖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邨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綱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秖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彦國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每因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讒慝之言、其入已深、綱奏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厲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既命兩相則潛

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初
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
緒即渡河移司慰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
衛濬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眞定既
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
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
北京且言所欲起北兵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
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
委帥臣益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
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

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
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
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
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
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
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
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
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俟畫一
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

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河北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綱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國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弃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伯彥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初王瓌傳亮既受命爲經制副使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没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爲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妄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措置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璩亮欲厚資給以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慶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要地兵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璩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即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敵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驅渡河及劫寨皆誤戰以固和

必敵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綱曰兵事不可遲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郤其措置未辦集而敵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遛如趙克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又論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傳亮益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傳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葢潛善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傳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府置司與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煽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相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

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
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拔弃
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僅責也方
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
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
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臣自度終
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
賢路哉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
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

批除日爲慢君命不責翁彦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傳
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
詞臣綱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
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
江歸梁溪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
綱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逛賊
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自綱罷張所以罪
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
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紹興三年除知潭州上言荆湖
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

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船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翊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益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强敵。陋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

潛師霄奔，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不再來，使疲於奔命哉？臣惟自昏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輅，眞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特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
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時車駕將幸平江綱
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
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
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
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
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
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
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
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
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
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
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
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
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
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
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
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貽後患以自趨於禍
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令倫之歸與

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得要領命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周朝廷而生後慮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令欲朝廷頒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

湔拔畀以帥權咎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

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奪亟蹟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願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爲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

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番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明堂覃恩。宗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秦檜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至是上意堅。及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勑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待之則外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

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郤四夷紹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

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劫帝禪位勝非委曲區處、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願浩張浚、問孰優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願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頃、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鹽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

青容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司使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女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

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邪益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宋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中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聞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願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除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辨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願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願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駕幸錢塘。拜江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自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這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願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縣廣德

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顧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聳起之勢、與衰揆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顧浩發平江、傳當罷託旨、請顧浩單騎入朝、顧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顧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顧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顧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顧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顧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克敬績上謂輔臣曰、克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璽擁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

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既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遽同鑾、呂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刼頤浩寘中軍、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璵開師古兵自潁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璵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

欒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
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
降劉豫願浩嘗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
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
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
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
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
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
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
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闢皐姚端崔邦
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
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
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
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
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
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
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
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文武士
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
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

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枚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非自維楊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

虜分三路入江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餘、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璽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

隻令范温閻皐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用餽運大兵既集豫必非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

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屢斷早定決策北向時盜賊稍息願浩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回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爲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

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顧浩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顧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顧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顧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顧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顧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顧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謚忠穆顧浩有膽畧善鼓馬弓劒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決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顧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顧浩與朱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

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
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
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
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
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
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
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
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
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
配享廟廷而京之竄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

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
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師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
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
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
罪諸將肅然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
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
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
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
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己、改
鼎翰林學士、鼎不拜、言陛下有
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
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願浩過失
凡千言、上寵顧浩、趙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
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
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
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鄙
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
撫使、李横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横烏合之衆、不能當
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不和、又食盡棄城走、襄陽
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
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
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
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
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木、上曰、四川
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
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

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賚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

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

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提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
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
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
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
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
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知金人無能
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
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用命皆朕用卿之
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問鼎曰金人

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
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矣以是知
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
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
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願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
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
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
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
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
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勦敵

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倪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同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徧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郭璞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璞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

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領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抹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黨因一失便竄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論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他事。及覆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杜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溥也。上意頗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

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

及是御筆防禦使瑗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負睽睒之誚今不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資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

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壞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李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其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

下能用之乎、姑賢長惡、如趙霈胡氏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轉等尋補外、上嘗申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朝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賕、屬潮守故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鼎會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同知周望在平江。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體虜攻楊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鞭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荊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闔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鼎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鼎復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郤徐爲之、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爲助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斜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

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初劉豫入寇、鼎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樗謂鼎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鼎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樗曰、金若直全、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鼎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樗曰、張樞密在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爲然、於是張浚復用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畧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伊川門人者、卻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眞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詰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顧者也、聞之謂

西洛洞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邪。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蒐之目。以鼎爲尊蒐。居正爲強蒐。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蒐。言其身亦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宇張嵲。遂以元祐中五蒐配之。詔恭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體歸一。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鼎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既對乞江淮

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益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勗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諒上未許勗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置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勗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乞補外勗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矣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皐縣時有吉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吉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

此上又曰賦吏一身取錢爾。繆吏爲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于賦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賦、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論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中丞詹大方論鼎移吉陽軍時、鼎子汾乞俟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札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飲死瘴鄉邪、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于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冷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鼎之家賴以紓禍、總領一司。乃鼎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葢緣韓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

啟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
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六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張浚　中興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闕陝襄鄧以待巡幸。帝宰相意除知興元尿

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傳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傳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詰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竢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

治戰具、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浚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浚世忠拒不受、會呂願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轔以計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轔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畏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願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虜聖兩宮隔紀、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販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雖附會亦至言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而恢復必在出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順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术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术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伏其

任川陝而力佐東南之急

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术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术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疋、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

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斥其人用其謀。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可笑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師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狥。自邠州退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士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
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
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
帝手詔慰免、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
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术復合兵至玠璘復邀擊大
破之兀术僅以身免亟髣其鬚髯遁歸始黏罕病篤、
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
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
自保而已、兀术怒曰、是謂我不能也、黏罕死、竟入攻
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

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
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
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
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
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
超用端已而罷其兵柄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
還稍復其官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
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
於手以示浚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

珎浚所爲隘而鄙至此哉

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擒斥乘輿、浚乃送端於
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
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
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
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
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
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予羽開琑非是、朝廷
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
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
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

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寇東南、而朝廷
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
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
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
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术擁
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
忠張俊劉先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术約
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
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夕遁、五

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

益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偏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彦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遁師、趙鼎及簽書折彦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

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孔彦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奬、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

夜又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摳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

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褐、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

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況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聞有大聲如髀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龐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下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

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并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鄽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管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不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慧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事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

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又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柄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用兵不獨孤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克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

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之皆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

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乎是示敵以削弱之意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于柢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搖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

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豪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郡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衆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

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還朝、浚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

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遞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誥難者凡五日、又委曲

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祉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可復望中原矣、浚至楊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

旰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澗金都
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
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
宏淵圍甦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
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
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
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
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
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
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
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皷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
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
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
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絛棗羊糝各一庫、酒三庫、乃縱
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
緡、士卒悉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
而復出戰、悉棄錢潰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鬬志、浚

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破之、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撓無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級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楊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

議講和、乃以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
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
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發陵之師。
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
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克宣
撫治楊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
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
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狥國、志復
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
成功、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
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
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儆兩淮守備、孝宗
復召枋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
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
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枋曰、朕待魏公有
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
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

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擊迫脇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亦奇）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湯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令手稿劾浚跋扈、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不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

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于得疾、手書示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殂不當葬我先人墓左塋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樞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惋、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率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

說海云苗傳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殞之、過矣

唐肅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媪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蓋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

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言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二段序海戰知虜之所短者舟也

三十一年李寶爲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伏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宋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今虜未離巢

六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以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寶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蕪州大洋、行三日、風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訐造戰舟數百、使蕪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朐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而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

禱於石白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楫師歡忭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尚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施樓中來鑼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傾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囂呼分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戚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煽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兀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甲糧觔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大師合二千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勝餉道十一月至石聞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擒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恩虜大至皆欲入城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思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土城守臥旗什皷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塡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皷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勝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夜縋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元師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部郎中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

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
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
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
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
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
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
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
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
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

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
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爲京湖制
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
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
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
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
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
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
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金李
通爲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

張浚欲守關陝以圖中原總是疎而不密如武昌之屯是也

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楊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悉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在義問被旨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諸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伐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鯽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皷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浮千戶五人、及生女眞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縱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艚、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鯆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備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涣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求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遘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巳亥奏聞、召允文入奏、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克川陜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

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洽兵爭陝西
新復州郡、蜀人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
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
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益用叅知政事史浩議、
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
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
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
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
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
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
書潮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
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
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
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
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
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徼釁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璘卒卽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遘巴以制軍中人爲言允文嘗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遘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羣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

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虚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弟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金主堲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揀官、允文以李彦頲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論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自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

賜謚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一焉、

漢初重相如此至武帝而位望自輕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申屠嘉　守成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若故輕之)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相故重之)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

(文帝知嘉故能容嘉)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使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壝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眞廟垣乃外壝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血(失言)

歐而死謚曰節侯

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曰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邊鬭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

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八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賢言、且無賢、陛下安聞此言、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疾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

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　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齊厲王次昌孝王將閭之孫也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欲嫁之于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欲因魏甲即事成幸、言嫂女願得充王后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之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于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

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王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因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

偃亦自取

弘論卜式郭解類似

家豈有冤欲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爲法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爲齊相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今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論客弃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王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

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
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
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
上書闕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
案郡國守相多所賑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
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第
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
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去副封以破散陰謀故其功大

蒙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
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
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
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
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念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食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

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
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
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
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踈先帝盛德以撫
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乘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識
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
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
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
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勑
椽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坐露中
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
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氣見事風生
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
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
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
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
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之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
奇異之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
材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
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

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謁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

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新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虐亡德不報其
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
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吉
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
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
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
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
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
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小病處）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
好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吏之名竊恥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
吏自吉始子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
遣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比馭吏邊郡人
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驅吏大奇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遼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馳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椽史由是益賢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

尉子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坐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淒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赦盪數奏其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徼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奸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開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闕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卿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爲困之種麥之家
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
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
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北接外虜
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
而陛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
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
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
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
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
駕車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
校尉于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
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徵拜尚書擇拜
吏日未及就位因譖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
遣使者送喪修冢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
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
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兵術元
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
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

漢祭典之類如此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
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

國除

東漢章彪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符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疏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疏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廢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齊夫捷急之對深思終疾水訥之功也徃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頗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微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新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